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亡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



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  
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  
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  
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  
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  
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  
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  
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  
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

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  
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  
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  
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  
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  
四方之人何自知之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  
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  
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

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变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且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胝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

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蕪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潦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表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

終於耀州富平縣今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實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

妣

薛氏祖妣

薛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

事

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

宗子為後以文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惠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寇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

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  
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  
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  
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  
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  
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  
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稱左僕射公首更詔  
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  
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監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  
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

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  
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  
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  
師溫國公諡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栢皆承奉卿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  
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  
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  
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

槩議者徒見 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旣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

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此隆 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 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旣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

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  
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  
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  
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旣相司馬爾  
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旣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  
可失公如麟鳳不執焉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  
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  
考之功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  
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  
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  
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旣約吏相爲  
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  
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  
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  
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  
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



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  
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君實之沒軾旣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  
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  
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  
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  
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遜妣張氏累世皆不仕  
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  
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  
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日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

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  
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竒之曰大范恐不壽  
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  
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  
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  
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  
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  
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  
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  
爲東監直講用叅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

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常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因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

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今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

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  
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  
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  
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  
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  
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  
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  
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諱之 仁宗即位  
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  
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

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 真  
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  
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  
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  
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  
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  
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  
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  
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

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  
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  
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  
之不豫大臣嘗建比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  
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  
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  
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  
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  
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  
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

而無歲不言諸嗣事以 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  
輒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  
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  
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  
撰改右諫議大夫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 仁宗山  
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  
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  
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  
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  
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

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  
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  
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  
之不豫大臣嘗建比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  
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  
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  
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  
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  
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  
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

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 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  
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  
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袷享獻賦以  
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  
撰改右諫議大夫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 仁宗山  
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  
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  
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  
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  
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先

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  
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 仁宗又  
考漢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  
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  
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  
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  
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  
人至今思之 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  
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尙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  
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

敕其後刊去故職寔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  
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  
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  
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  
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  
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  
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  
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  
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  
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

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  
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  
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  
許詞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  
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  
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  
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  
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  
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  
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

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  
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  
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  
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蔽  
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  
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  
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既福天  
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  
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  
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

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政正議大夫今  
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  
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 太祖  
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  
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 先帝追錄其言存  
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  
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  
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有揆改宣德郎且起

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  
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詞不  
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  
爲著作卽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  
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 仁宗  
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援等  
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  
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  
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  
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



區輔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忝以定黃鍾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竒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

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知不及學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

區輔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忝以定黃鍾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竒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

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得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

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二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如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禄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一卷刀筆八

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邵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即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耕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士人李氏附

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  
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二端之說其文清麗  
簡速學者以爲師法凡二入翰林嘉祐二年六年八  
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  
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  
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  
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如長嘯公也其後兄  
子百禄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  
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  
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一卷刀筆八

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  
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  
邵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曰揆宣德卽監  
中岳廟次曰嘉務卽先公一年卒次曰嘉太康主簿  
先公六年卒次曰慮承務卽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  
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耕長社  
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卽祖封右承奉卽祖耕承務卽  
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  
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  
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去人李氏附

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  
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  
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  
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  
合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取名有爲不  
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輒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  
重矣公喟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  
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

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  
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  
忘君實旣來遁歸于洛勢然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  
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  
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  
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  
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於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  
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  
告來者

云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宦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

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暮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趙君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  
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  
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  
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  
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  
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哉  
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入年三十始隸蘇氏顏

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  
己丑卒於徐州屬續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  
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  
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東坡集卷第四十

釋教二十三首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大悲閣記一首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

大別方丈銘一首

法雲寺鐘銘一首

召伯埭鐘銘一首

淡軒銘一首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阿彌陀佛頌一首

魚枕冠頌一首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一首

玉石偈一首

地獄变相偈一首

磨衲贊一首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金山長老寶覺師具贊一首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光道人真贊一首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一首

書楞伽經後一首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  
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  
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  
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

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永脫煩惱濁惡苦海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受者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田勝日貧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者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空處妄想及事障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  
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  
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  
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  
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論故  
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  
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  
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渴於道亦  
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  
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大悲閣記一首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  
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沈於手與目乎  
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  
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  
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  
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  
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  
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

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  
右手執剗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  
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  
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  
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騰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  
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  
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  
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  
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  
大悲之像未睹其像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

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  
端嚴妙麗具悉慈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拍彈摩拊千  
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  
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  
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  
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  
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  
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  
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劔盾諸械器經卷及香

華盃水青揚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  
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  
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攬何暇能應物千手  
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并叙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  
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此丘竊取其  
三色如含挑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  
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

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徒臨汝過而見之八年  
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  
秦方爲塲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  
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  
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  
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  
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  
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秦聞踊躍明  
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  
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  
紫金光聚飛爲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  
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莫山川棺擲十襲闕精園  
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  
昏者坐受遠近遷真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  
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曠悍柔淑冥愚賢  
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別方丈銘一首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  
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

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  
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  
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  
江方東東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  
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擘如長虹問何爲然  
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厖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  
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法雲寺鍾銘一首并叙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圜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  
寺成而未有鍾大擅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

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園空中師獨處高廣座卧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一首并叙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爲之銘曰

無量智覺火燒此無明銅成定以爲撞鑄成無漏鍾以汝平以言其氣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此滿無邊空

淡軒銘一首

以舟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

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遺衆王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  
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  
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  
維摩初不離是說譬言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  
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  
三萬二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迫又能分布一鉢飯  
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鐵鋒一粟葉  
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  
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  
應作此觀爲正觀

阿彌陀佛頌一首并叙

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  
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  
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生死中云  
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  
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  
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



毋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  
無往亦無來

魚枕冠頌一首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不  
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  
就模範嶢然冠五岳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  
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  
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  
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閱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即  
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并叙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  
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  
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  
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  
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  
與佛說旣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  
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  
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筠來  
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閱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  
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  
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替偈一首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  
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  
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爲本得愛則  
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  
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  
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

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  
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  
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旣繁重百亦  
淵祕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諸音律使一切  
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  
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  
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  
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  
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

自然真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  
見母已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既懺罪已當求  
佛道如我所說作未母觀

玉石偈一首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百有八  
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遣君肝肺涼如水  
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  
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  
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  
當觀此石如瓦礫

地獄变相偈一首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  
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言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  
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磨衲贊一首并叙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 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  
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  
與子攝其齋衽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岬夷西及  
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踐之中矣  
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

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  
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  
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  
塞一箴孔曾何岫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  
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  
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礫石流金此衲不熱五  
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  
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匣而藏之見  
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  
非兩眇而視之蟻蝨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筆線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  
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牆壁  
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  
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  
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  
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  
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  
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  
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一首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了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真贊一首字晏然

海口山觀犀顛鶴有定眼水止秀眉月弦目一而兩至百億千即妄而真是真晏然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一首

淨故能照為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為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錐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為實

書楞伽經後一首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

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  
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  
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  
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  
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  
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愈斷死生則與知經學者者  
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  
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無幽眇文字簡  
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  
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世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

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  
一僧舍獨見此經入手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  
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  
首四偈發明心要軼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  
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  
圓而軼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  
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  
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軼乃爲書  
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  
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云  
子見父厭離之極燖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  
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噉即須吐出與沙俱  
弃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  
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  
受處故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慶

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  
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  
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  
除將入朝表公適卧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  
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  
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  
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巳而果  
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  
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東坡集卷第四十

西





